二曲集

傳心錄序

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是心也心之所以爲心以其虛靈不昧備四端而兼萬善也無人不具無時不然推之南海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無弗同也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愚之所以愚不肖之所以不肖貌於是焉分之故不可以不學也學之如何亦惟全其心之所同不至於自蔽其靈自趨於愚不肖之歸而已然而未易言也蓋必有傳而後學可得而言有學而後心可得而言昔人所謂有其師友然後

有眞口訣是也楷生也鈍自髫象時蒙家嚴口授以曾大父聚岡公大父鳳台公家訓諄諄以治心爲務自是雖頗知所嚮而鞭策無人作輟乘之作再虛度祗是舊人辛亥春始獲受學於晉師二曲先生之門晨夕趨侍解惑啓蔽列益良多而大要歸於治心楷聞之如飲瓊露不覺神思歘暢頓使非彼蒼黙佑得聞心要則虛此生矣今所範日遠就正無從謹述其槩題曰傳心錄以見儀範雖遠而心範則存尊所聞行所知庶爲無負否則日日侍函丈亦何益哉吾輩

○三百五十四字

勗諸

昔

康熙辛亥清和朔晉陵門人陸士楷介侯氏拜題於

碩敬堂

二曲集卷之六

傳心錄

晉陵門人陸士楷手錄

楷問心先生曰無心曰心果可以無乎曰行乎其所無事則無矣其未發也虛而靜其感而通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如是則雖酬酢萬變而此中寂然瑩然未嘗與之俱馳非無心而何

又曰洪範皇極之敷言吾人密默存深體如無偏無陂蕩蕩平平等語可以謂至言中懷如此便是心得

其平世運如此便是世得其平

又曰道理本是平常此心惟貴平常若厭平常而好高奇即此便是勝心便是心不得其平善乎羅惟德之言曰聖人者常人而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安心者也

問心體本然既聞命矣養之之功奈何先生曰終日乾乾收攝保任屏緣息慮一切放下令此心湛然若止水朗然如明鏡則幾矣

先生每言學須著裏敢問如何是裏先生曰裏也者

對外而言也爲學所以自盡其心自復其性非以
炫彩矜名也須是刊落聲華潛體密詣纔有一毫
露聰明逞修能之意便是表暴便是務外務外則
心勞日拙縱使行誼超卓亦總是因人起見本實
先撥天機絕矣烏足言學
然則着裏之學當如何下手先生曰別無他法各從
自巳病痛上着工夫務令病去則本體自全自古
聖賢未嘗於本體外有所增益也如所病不除雖
終日講究總是閒闊度終日祗修總是不貼切故

悔過自新乃爲學入門第一義於此若忽則其所不忽者可知矣

請問自新之功當從何處着力先生曰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不必騖高遠說精微談道學論性命但就日用常行綱常倫理極淺極近處做起須整頓精神中常惺惺一言一動並須體察必使言無妄發行無妄動暗室屋漏一如大庭廣衆之中表裏精粗無一或苟明可以對人對天幽可以質鬼質神如是則潔淨透脫始可言功

敢問下學立心之始當以何者爲主先生曰用功莫

先於主敬敬之一字徹上徹下的工夫千聖心傳總不外此須當下發憤拚一箇你死我活實實下一番苦工猶如人履危橋惟恐墮落不敢稍懈雖隱微幽獨無人指視而在我一念之知好知惡知是知非炯然於心目卽十目十手萬耳萬目之指示莫過於此豈可悠忽虛度姑息自恕

問爲己之學固得聞所未聞矣安身立命訣可得聞

乎先生曰李延平有云爲學不在多言默坐澄心

體認天理二語實爲用工之要務期莊敬靜默從容鎮定靜以培動之基動以驗靜之存刻刻照管步步提撕須臾少忽則非僻滋而悔吝隨矣誠能屏緣息慮常寂常定口無他言目無他視耳無他聞心無他念內想不出外想不入潔潔淨淨灑灑脫脫此卽一念萬年之真面目也勿先講論以滋葛藤勿先著書以妨實詣勿執聽見於門面上爭閒氣去耳目支離之用以全虛圓不測之神則身安命立天賦之本然復矣

先生云爲學必先立志請問吾人立志當何如先生曰立志當做天地間第一項事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人當爲前古後今稍力擔當這一條大擔子自奮自力在一方思超出一方在天下思超出天下今學術久晦人失其心闇而明之不容少緩當與一二同心共肩斯事闡揚光大衍斯脈於天壤救得人心千古在勲名直與泰山高則位育參贊事業當不藉區區權勢而立矣

家嚴問如某等日暮途窮凡聰明才辨事業文章覺

與我本來眞性皆無干涉稱此眼光未落時必如何策勵臨時方不散亂先生曰年登七旬便稱古稀矧幾八旬尤爲稀少縱生平著述絕世聰明過人聲名溢四海勳業超古今至此總與性命毫無干涉毫無可倚若不着意究心晝夜深體大事臨期悔恨何及爲今之計力將從前種種牽纏盡情擺脫如魚鳥之脫網羅鹿麋之離陷穽尋一安身立命歸原結果之處此卽其中一念之炯炯者是也時時返照刻刻打點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

前不知有人後不知有物性知有此而已一意凝此萬慮俱寂力到功深豁然頓契又須急急收攝愈沈愈寂以至於一念不起鬼神莫測中獨惺惺寸絲不掛如秋陽如江漢天機任運內外不着無聲無臭渾然太極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感長者鍼芥之投骨肉至愛率爾任談洩盡秘密可謂直吐心血惟願勸諸骨髓于萬努力無更因循稍涉依違大事去矣急急

二曲集卷之六終

二百六十字

識言

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欲爲明體適用之學須讀明體適用之書未有不讀明體適用之書而可以明體適用者也珥生也鄙幼梏制舉長逐風塵於風雲月露之外茫不知學問爲何事戊申夏獲見盩厔李先生始知學問之實始悔從前荏苒積習虛度半生自是痛自淬礪一惟先生之傳是體是遵茲先生東遊太華因便過珥竊喜如狂遂館先生於家藝晨夕參究因獲聞所未聞郡人士亦聞風爭造咸質所

疑先生隨資開發諄懇不倦其接人有數等中年以
後惟教以返觀默識潛心性命中年以前則殷殷以
明體適用爲言大約謂明體而不適用失之腐適用
而不明體失之覇腐與覇非所以言學也珥因請明
體適用當讀之宜先生遂慨然告語珥謹載筆而臚
列之用以自勗並爲同臭味者勗者

康熙八年巳酉十月十四日午時也

敦菴張珥謹識

二曲集卷之七

體用全學

二曲先生口授　　左輔張珥手錄

明體類

象山集

先生在宋儒中獨發直指一洗諸儒之陋議論剴爽令人當下心豁目明簡易直捷孟氏之後僅見今其書具存然學者須讀其年譜語錄及書答可也

陽明集

象山雖云單傳直指然於本體猶引而不發至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載不傳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徹本面愚夫愚婦咸可循之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其書如年譜傳習錄尊經閣記博約說諸序及答人論學尺牘句句痛快字字感發當視如食飲裘葛規矩準繩可也

龍谿集

集凡二十卷皆發明良知之蘊宏暢精透閒涉

無餘可謂前無往古後無來今後有作者不可尚矣然讀之亦須挈其要如往來學圖水西語會語及書答每日常讀一過以繫心目若夫記序等作未免將有出入姑闕之

近溪集

近溪先生之學厖懋篤摯日精日進可謂大而化矣與近代第一了手人也其集發明經書要旨處娓娓千言掃去世儒蹊徑初學讀之驟難契入姑閣陶石簣所纂要語可也

慈湖集

慈湖楊敬仲之學直挈心宗大悟一十八遍小悟無數在宋儒中可謂傑出人多以近禪訾之先生之學豈眞禪耶明眼人當自辨之

白沙集

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見之詞翰從容洒落可以槪其養矣出辭氣遠鄙倍其先生之謂乎讀其集令人心融神怡如坐春風中氣質不覺爲之默化矣

右數書明體中之明體也

二程全書

二程中興吾道其功不在禹下其書訂於朱子之手最爲精密此孔孟正派也

朱子語類大全

訂偏釐弊折衷百氏巨細精粗無一或遺集諸儒之大成爲萬世之宗師讀其書味其學誠格物窮理之權衡也第卷凡百餘初學驟難徧覽先讀錄要然後漸及可也

朱子文集大全

溫醇典雅議論精密而奏議數十篇尤見天德王道之學

吳康齋集

康齋養本中庸用功刻苦其所著日錄專以戒怒懲忿消磨氣習爲言最切於學者日用

薛敬軒讀書錄

讀書錄效横渠讀書之法隨得隨錄而成切近精純篤實輝光之學也無論初學者不忍釋手

即絕不信學者覽之未有不肅然收歛鞭辟近裏者也

胡敬齋集

先生學重躬行以敬而入言論篤樸粹乎無瑕初學所當服膺也

羅整菴困知記

辨吾儒異端真似是非之分不遺餘力衞道之嚴足見良工苦心

呂涇野語錄

當嘉隆間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則歸湛其末流之弊高者言無知慧者言歸寂守程朱之說卓然不變者在南惟整菴在北惟先生而已先生生平不爲宏闊高遠之論其言布帛菽粟其文藹若穆若有德者之言風味自别共二十七卷馮恭定修之畢侍御表之學者不可不置之案頭此外如二程張朱抄釋亦時有精到之語要在覽者之善擇也

先生與曹眞予鄒南臯焦弱侯高景逸楊復所
同時開堂會講領袖斯文然諸老醇厚者之通
慧穎悟者雜竺乾惟先生嚴毅中正一遵程朱
家法集凡二十二卷如辨學錄發明儒佛之分
疑思錄剖晰四書之蘊講學說做人說序記書
牘箴兄以堅學人之志定末流之趨凡人賤近
而貴遠言及於先生未免東家丘視之可慨也
右明體中之功夫也
自象山以至慈湖之書闡明心性和盤傾出熟讀

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夫然後日閱程朱諸錄
及康齋敬軒等集以盡下學之功收攝保任由工
夫以合本體由現在以全源頭下學上達內外本
末一以貫之始成實際
鄒東郭集　王心齋集　錢緒山集　薛中離集
耿天臺集　呂氏呻吟語　辛復元集　魏莊渠集
周海門集
以上諸集純駁相間令姑取長以備參攷
適用類

二百八十五字

大學衍義

真文忠公取經史要語勒成斯編誠吾人修己治人之著蔡治天下國家之律令格式也本之則治違之則亂然止於修身齊家而止其意以爲人君苟能修身齊家國與天下之治由斯而推之耳

衍義補

丘文莊公集古今經制之要而斷以己意其申治也詳其危亂也確事事足法言言可行精研

熟玩因時損益有志經國執此以往可也

文獻通考

江西馬貴與著元儒也當元時義不輕出折衷於古今朝典以成此書上至天官輿地以及禮樂兵農漕屯選舉曆數士卒典籍無不條晰

呂氏實政錄

寧陵呂新吾先生著此老卓識諳練經濟實學也在世儒中最爲適用實政錄皆其所經歷者學人無志於當世則已苟有志於用世則此書

必不可一日無

衙門芹　經世石畫

辛復元修中有確論可備採擇

經世挈要

屯田水利鹽政以及國計選將練兵車制火攻

無不挈其要

武備志

凡八十捆古今戰陳機關備載且書觀登壇必

究加詳而孫子吳子暨紀效新書練兵事實紀

爲兵學之要

經世之法莫難於用兵俄頃之間勝敗分焉非可以泛嘗試也今學者無志於當世固無論矣卽有志當世往往於兵機多不致意以爲兵非儒者所事然則武侯之俾畧陽明之武功非耶學者於此苟能深討細究而有得焉則異日當機應變作用必有可觀

經世八編

凡二十套惟馮應京氏所纂鄧元錫函史下編

可備參攷其餘勿覽

資治通鑑綱目大全

凡二十套乃格物之淵藪興亡治亂之成案也

宜恒玩之論其世以熟吾之識

大明會典

明已亡矣典則在也雖時異世殊然朝政之所

關故事之所詳學者安可不知

歷代名臣奏議

學人貴識時務奏議皆識一時之務者也當熟

玩之以爲奏記之助

右自衍義以至奏議等書皆適用之書也意
道不虛談學貴實效學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康濟時艱眞擁衾之婦女耳亦何益已

律令

律令最爲切今之要而今之學者至有終其身
未之聞者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
夫豈無謂而云然乎

農政全書　水利全書　泰西水法　地理險要

以上數種咸經濟所關宜一一潛心然讀書易變通難趙括能讀父書究竟何補實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識時務者在于俊傑夫豈古板書生所能辦乎噫

二曲集卷之七終

識言

夫讀書之法前賢亦有目次矣然或博而不要或要而不醇何也書多而學人文人其所讀者殊也客歲戊申瓚受學於吾師二曲先生始略聞大本所在未遑言及讀書也己酉十月師復來遊太華往返兩經荒郡瓚竊幸起居間頗有緒聞然皆因瓚施教亦未遑言讀書也迨是月十五日辰時瓚率兒襄以侍家師垂慈慨然呼襄而命之曰小子可教也顧瓚執筆口授讀書次第若干款出辭成經口占如流令瓚筆

筆不暇泚手不得輟傾刻間長翰數紙立滿璜錄畢疑神覆省由小學漸入大學自經理徐及支史步步有正鵠書書有論斷眞入聖之正門爲學之上路也踏破鐵鞵不遇去來人何處覓此門詢此路乎此等書程自童蒙以至大人皆不外此學人據此固無偏駁支離之弊文人據此亦自無風雲月露之習矣過此以往又有全體大用之目授張襄陵可並傳之以爲書程合璧

○三百三十九字

同州門人李士璸支伯恭題

讀書次第

二曲先生口授　　同州門人李士瑸手錄

小學

小學一書朱文公裒古今嘉言善行以爲後生作聖之基也易曰童蒙吉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葢王道莫急於教人而養正莫先於童蒙使蒙時養之不得其正及其旣長將責之以向上之事何可得乎故子弟須於小學熟讀力踐以

爲大成之基本然中間多引四書五經之語未
免重複且多古禮及難字不便童習宜撮其要
並童蒙須知同讀可也

近思錄

近思錄朱文公與呂成公類萃濂洛之精而成
者也初學宜時閱之以爲格物致知之階

四書蒙引

晉江蔡虛齋著兢兢焉惟文公之訓是遵頗便
初學此外如淺説存疑微言直解明白正大可

備參閱

四書疑思錄

凡四卷長安馮恭定公著

四書因問

高陵呂文簡公著

右二書爲德業而作非復制舉之故套也爽快明晰最爲儆策學者宜致意焉

禮記大全

子云不學禮無以立則禮爲初學入德之門不

可以不先之者也中間雖多漢儒附會然曲禮檀弓學記表記坊記儒行樂記等篇多粹語至論宜日讀一過以薰心元儒吳草廬纂要一書熟讀成誦尤佳

禮記疏

覩集註頗詳治禮者不可無然多汗漫瑣冗節讀之可也

周禮註疏

周禮一書乃周公經國之遠猷萬世制治之良

規也王莽假之而篡漢荆公䝉之而禍宋後人遂以周禮爲諱豈眞知周禮者哉近代柯尚遷舒國裳咸諄諄發明魏莊渠尤三致意焉其註皆可觀也

儀禮註疏

儀禮十七篇最切於日用乃禮中之經也雖時異世殊難以盡遵然斟酌損益隨時變化可也

儀禮經傳通解

士生於三代之後欲見三代以前禮儀賴有儀

禮一書而禮記乃其傳也後人以禮記列於學官而儀禮遂廢之不講古禮之不盡復也有由矣宋慶元間朱文公先生嘗欲表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纍疏請於朝開局編纂會學禁大作不果門人黃勉齋成其志而附以秦漢以來史典之有及於禮者於其下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去取精嚴所宜深究

文公家禮儀節

丘瓊山增損文公原書而成者也詳明可閱

呂新吾著最切日用

詩經大全

詩雖可興然古人之治詩如今人之習尚詞之管絃發之聲音有高下抑揚清濁疾徐之節令人聽之心爽神怡渢渢乎有入不自覺其變也今人則執冊板誦即老師宿儒亦漠焉無動矧初學乎今雖不能盡如古法亦須從容玩味抑揚頓挫庶涵育薰陶養成德性

詩經註疏

醇駁相間要在讀者之善擇

書經大全

惜無折衷亦在讀者之善擇

春秋大全

無折衷

春秋左氏傳

左氏一書春秋之全案也治春秋而不先讀左氏猶斷獄訟而不用兩造未有能得其情者也

先讀句解後讀杜註

春秋穀梁傳

穀梁赤著

春秋公羊傳

公羊高著

右二傳皆爲解經而作經學之入門也然多

穿鑿公羊解尤甚

春秋胡氏傳

宋紹興間胡文定公著明暢剴切議論英發誠

經學之粹者也過於諸家遠矣然中間亦多有
僞而發讀者不可不知也

春秋啖氏傳

四傳而外惟此乃得肯綮此外如陸氏趙氏亦
多可取

周易大全

惜無折衷

周易古今文全書

文雖浩汗然須閱之以盡古今之變

周易程氏傳

程傳義理淵深辭旨高古誠易學之楷模也

易經本義

朱文公先生著謂易本爲卜筮而作故是解遵

程而輔以卜筮之義

謹按漢晉以還說易者無慮數十百家獨荀爽鄭

元何晏王弼王肅等九家爲最著然皆舉一廢百

各執一察以自好家儒則程伊川主理而將失之

鑿楊誠齋優程而中多牽合近代惟鄧徵君元錫

易繹宏暢精深發昔人所未發此外如孫淮海易
譚辛天齋易象歸元亦各有透髓之見要之亦未
免束於教而易象則幾微矣若夫剖象外之蘊斷
卦畫之隱還當以來註備參考來本蜀人西蜀自
楊子雲薛翁以來世傳象數之學來生於其鄉當
隆萬間絕意軒冕入求溪萬山中研精殫思幾三
十年而後有悟於錯綜之旨勒爲一註共十六卷
其序文高自標詡學者驟覽之未免河漢其言然
去短集長是在讀者之自酌雖然造化混沌而後

開闢晦塞而後文明是故歸藏於坤乃聖學第一義噫斯其爲天根乎吾人須是洗心藏密深造默成其於易也始庶幾乎

五經繹

鄧潛谷著思深識正粹然自成一家

九經解

郝京山著闡古今拘曲之見妙發心得過於諸家遠矣

資治通鑑胡氏註

經既治可以觀史矣觀史須先觀編年而編年莫詳於司馬氏通鑑上下數千年治亂興亾之迹爛若指掌又得天台胡三省爲之註有評有駁誠編年之折衷也

宋元通鑑

武進薛方山著於宋元事迹最詳此外如李燾長編紀事本末等書不閲可也

皇明憲章錄

先是廣東陳建有皇明通紀一書久已行世然

蕪穢不倫識者病之蔣方山於是撰憲章錄大書特書粹然一歸於正始自明祖終於正德十六年若夫正德以後則有沈氏嘉隆聞見記此二書於明事頗挈其要他若吾學編皇明大政記續藏書勿覽

函史上編

凡四十冊鄧元錫著約二十一史而成之者也學者讀編年之後固宜讀史以盡其詳然歷代正史簡帙浩繁難以徧覽惟此編提綱挈微誠

史學之要刪也宜留意焉

函史下編

上自天官曆法下自賦役漕屯援古證今靡不

折衷經世者之所不能外也

八大家文鈔

史旣通可以肄文矣文自先秦兩漢之外莫雄

於韓昌黎柳柳州歐陽子三蘇王荆公曾南豐

然八家全集未能徧讀惟文鈔乃歸安茅鹿門

選去取甚精宜熟讀之以暢其筆

皇明十大家文選

明人李北地首以古文辭爲多士倡繼其後者如李滄溟王元美汪道昆黃淳陽王陽明王愼中茅坤王維楨唐荆川等成錦心繡口旗鼓中原然惟北地之文雄渾古勁陽明之文明暢爽豁荆川之文淸明俊潔便於諷誦假不可不知也

右經史文乃學人之急務有餘力則老莊管韓檀子鴻烈等集或删一披覽以廣其識可

也地理書惟大明一統誌寰宇通記於郡邑
形勢户口錢糧驛列周詳宜購之以備參閱
又有廣輿記與輿圖職方考鏡然終不若一
統誌之詳甚勿觀覽以分精力

康熙八年十月十五日辰時錄

二曲集卷之八終

二曲集卷之九

東行述

門人趙之俊述

丁未春先生餞邑侯駱公赴京師始東行登華嶽先生性不喜遊足未嘗踰邑境是時因餞駱侯東行始爲華麓之遊駱侯者浙人涖邑有異政尊賢敬士嘗見河汾賈發之養賢記中故先生遂送之先是蒲城有高士省菴王翁者耄而篤志數就先生質所學至是復苦邀屈盤桓者二旬歸而偕党

兩一王思若白含章奉候先生於同蒲党爲少墟先生及門年踰八旬樂善不倦王高尚其志坦夷樸瀞有陶靖節之風白博洽羣籍爲月旦所崇重咸稱先生心契於是過党齋王園及白氏軒白貯書數屋先生覽而樂之摘所未見借之以西

戊申夏四月含章省卷蕭融齡齡党生惟學奉迓

十九日惟學至蒲歷拜呈書贄

二十四日先生往祠妣墓宿奠告行

二十五日別姊乃發晚宿興平之走村明日迓道詣

茂陵遂次畢郢

詣茂陵謁漢武帝也又東五十里至畢郢謁周文武成康四陵及太公周公二塚

二十七日次涇干之尾村會逸士王爾德逸士介絜有守數詣盩厔先生念其年逼桑榆恐難再覿故往會之逸士喜甚請曰敝邑士人斗仰先生久矣竊有託先生姓字寓茲古刹行誑者敝邑至今以為談柄願先生少留以慰衆望先生以旅次疲劇辭焉逸士追隨遂送至高陵之北境而

別

二十八日至下邽謁寇萊公祠弔其遺址

二十九日至蒲城謁橫渠張子祠時有邑紳索雲老

王伯仁等諸公刺見啓延先生例不報謁辭之

五月初二日抵東都省庵預治靜室以俟先生館焉

晉謁者無虛日室隘不能容乃假他氏空舍之宏

敞者棲之先生爲之發明固有之良與醒人心大

約謂此良昭昭於心目之間蔽之不能昧擾之不

能亂滅之無所損增之無所益與天地合德而日

月同明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順而行之便是天則不必支離葛藤蔓蔓於外舍真求假空自擔閣

又曰此同行之良本自烱烱不是廣大妄念一起即成昏隘然光明廣大之體未嘗不存要在時覺時惕致慎幾微

一友問連日深荷先生之誨頗知打點身心自覺歸結先生曰爾專歸結是徵所志但恐立本不固世俗富貴利達之念乘間發生不知不覺漸為轉移日復一日大負初心須是勇猛省克拔去病根

但心若死灰不致緣境出入方有實際昔姑蘇有盛寅者人以椒寄其家十五年矣一旦夢有客急欲用椒啓其封取少許覺而痛自咎責豈吾義利有不明耶何以有此夢亟整衣冠而坐數日猶不釋然噫人能若此用功何患無歸結也

是時在侍諸友有自多其知者則廸之以忘知有自雄其抱者則詔之以放下一友談鋒甚暢論辯泉湧先生憮然歎门默而存之希顏之愚爲曾之魯到譬諭不能出口時纔是有進若神馳於舌悉

非所謂衆允之學也其友惻謝先生在車都不惟士友因感生奮多所興起即農商工賈亦環觀竊聽精神躍勃有農民李正安祖三世從事白蓮教正遲其教戒葷酒虔焚修者已歷數十載先是本邑屬禁興端里鄰恐禍逮保伍相與力勸力攻正惟刑戮是甘終不少變至是有感即日對衆焚毀經像飲酒開葷惝然歸正闔里醵酒相慶傳爲美談

同蒲士大夫多爲詩歌以嘉之

十七日先生祀同之戸錐里館於白君書屋是日也

車都士民擁車瞻送李正等追隨至同之白君書屋再拜垂泣而別先生在白君書屋焚香默坐晤對僧編閉扃謝客客弗止也白君乃延客別館晨起入揖相與一會會時不逾與之談必坐久氣定心澄方從容商量所疑懇懇言暢詞平氣和士之承謦欬者各饜饜有當於心者儼焉翁逐年或年踰古稀或弱冠八旬成甘心北面焉

六月初九日先生遊州城東關之廣成觀郡紳張爽陵諱瑮李淮安諱子燮等執刺來會

張李俱世家書甚富延先生臨觀先生例不履
顯達之門辭之城東有廣成觀幽邃甲一郡張邀
先生避暑於中於是士紳聞風爭造雖少長叢雜
而規模靜定天時酷熱渾若凉爽
會問或謂聖人本是生知衆人止是學知稟來便
不同先生言衆人俱是生知聖人方是學知稟來
箇箇同咸訝其言先生曰孩而知愛長而知敬見
赤子之入井而知惕一切知是知非知好知惡之
之真知日在人心敢問此知衆人與聖人同耶否

耶咸曰同日敢問此知學之而然耶抑不學而然耶曰此原不待學而然曰然則此非生知而何非稟來箇箇之皆同乎聖人肯學所以兢業保任能全此知是以謂之聖衆人不肯學所以隨起隨滅自負其知是以謂之凡是聖凡之分在學與不學之分非知之有分稟來之原不同也

或又言聖賢之道不外孝弟事親從兄莫非實學舍此無學可言曰能孝能弟固是實學然此能孝能弟之端從何而發滿孝滿弟之量類何而克侍

父兄而可以言事言從有時離父兄之側則將何
若有父兄而善事善從是學無父無兄又將何替
或無以對先生曰聖賢之道雖不外於孝弟而知
孝知弟則必有其源源濟則千流萬派時出無窮萬
善猶裕知孝弟乎故不待勉於孝遇父自能孝不
待勉於弟遇兄自能弟存則或事或從自然盡道
亡則立身行道大孝顯親隨在是心隨在是學等
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非春則安得萬
紫千紅非識東風面又安知萬紫千紅之總是春

也

是夕乘凉坤成閣樹鳥時鳴清風徐來相與默坐久之先生因詢曰此際俱各神閒氣定沖融和平不啻各人胸中自覺何若襄陵云此際殊覺輕活暢適生意勃發清明洞達了無一物先生莞然首肯曰惟願無忘此際心

一時之清明無物便是一時之仁體呈露越此一時之清明延之時時皆然積時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年緜緜密密渾然罔間徹始徹終表裏湛瑩

如是則形骸肢體雖與人同而所以視聽言動是天機可以達天可以補天矣珍重珍重毋自棄負

十六日赴朝邑謁韓恭簡公祠明日觀於河遂歸廣成觀

同州距朝邑僅舍恭簡公祠在焉故先生特往拜謁至次日邑南諸同志及學博劉先生咸來見且東請俱辭遂臨河觀渡而歸

十八日觀蓮於九龍池晚抵沙苑

九龍池在東城南十里蓮花盛開李淮安因邀先生臨觀是日環池人士先期集候叩學質疑先生隨資開發脫去見聞聽之者骨悚神醉喜溢顏面薄暮將別咸慫惥李公挽留而公辭焉立若馬仲任等力請之西臨是晚遂抵沙苑

至白君居有三路一由七里村一由銅堤一由沙苑先是沙苑人日望先生之至馬仲任等令人偵候筮之其兆爲大過咸喜曰大過大者過也大人必過無疑至是驗矣先生偕二十餘人携兒羅坐擬

傍剪燭請教夜分就寢

十九日謁馬二岑先生祠閱遺集

二岑先生爲大學士文莊公之從孫兵憲之冢嗣明末建書院開講倡學慨然以師道自任後匿山東死於國難大忠大節人共追慕先生拜其遺像從先生長子馬秋士索其遺集覽焉

秋士致審於經書同異之辨先生爲之逐段析疑既而問六經大旨先生默然示之以寂秋士頓醒拜謝或詰其故秋士曰無聲無臭六經之所以出

亦六經之所以歸也在座諸君咸請開示先生爲之並指大本令各反身潛體洞識真我諸拘方守轍炫文飾義者莫不如寐獲覺盤桓數日而西越土郎肩賦詩三章以誌感

其一

天地無終極大道日蓁莽鄒魯不復作千古悵令想嗟吾關中士絕學嗣道往横渠啓趙宋高陵復振響長安少墟翁芳躅爲世仰誰能嗣徽音復使斯道晃夫子特地起天授非人強與微危微機探穴千聖期

從茲盩厔功直駕姚江爽

其二

人爲萬物靈靈者詎形骸大立小不奪此語良不乖
天清夜月明纖翳何容排所以陽明子良知探聖涯
此理固非誣何事獨塵埋上下千載間師也豁其霾
願言誨無倦先覺廸吾儕

其三

十年勞夢想神交仰山斗投契斯須間此遇良非偶
所恨多間濶親炙苦未久白駒不少停空谷頓成否

何以慰吾情相對一杯酒後會訴無退踟躕徒搔首

二十七日歸於白君書屋立若仲任秫士等隨侍明日李習之王思若張襄陵王盛伯等至爾時從容商議朝夕不輟先生丘隴輿思歸心頗亟衆弗能留肅觴奉餞李孝康李淮安等聞之傍晚馳二十里渡維來送

七月初六日先生別歸別之時諸老依依相戀有泣下者王省庵甯惟垣等遠送其僕王琡泣不自勝遂借白僕執御以西

初八日至高陵謁呂涇野先生祠次於涇干之文塔寺

塔在涇野先生祠之西二十五里爲關中第一勝槩故過而陟眺適高陵于翁憩息大雄殿遥見先生卽具衣冠趨迎曰此必盩厔李先生也不才方擬入冬造訪不意邂逅於此此中大有機緣殆天作之合也亟絜館安置披瀝衷悰

初九日兩邑名流聞之者咸來拜謁盤桓塔下禪師琳巖亦璲觀傾聽歎未曾有一士酷好内典細質

所疑先生一一響答凡楞嚴圓覺心經壇經涅槃止觀䕶録宗鏡録大慧中峯諸語録要旨及三藏中眞似是非之辨咸爲拈出旣而喟然嘆曰吾儒之道至簡至易至平至實反而求之自有所得故不必借津竺乾索之無何有之鄉空虛莽蕩究無當於天下國家也遂作別衆苦留爲之再宿而行

十一日下午抵咸陽北郭學博湯君諱日嫆聞先生過大喜亟延以館餼苦留不可

十二日至興平甯雅垣別去

是行也先生倘思痾雖亟追隨詞侍至是別焉
先生旣歸許侯以諸君高誼侯於是述厥始末如左
益先生素未遠行玆其發軔故謹誌之吾輩其尚
堅乃志一乃心服膺所聞不以合離生作輟庶無
負先生跋涉之意云
康熙七年秋仲朔門述

念二曲先生書牘

吾見先生其人矣式金式玉吾聞先生之語矣切性切身果然朱李之儔展矣周程之侶豈因博雅徒步西征爲遊與刑甘心北面恨三偏之爲害常憶格言愧四勿之未能每思德範而今而後舍舊從新雖云年老力衰何憚朝聞夕死立名胡必於文藝崇德惟在於躬修苟實行之無稱奚餘能之足羨竊有兩大日行與言出聲則循理而談舉趾則擇方而蹈一言之舛尚憂見惜於先生一事之違豈可使聞於夫子

但恐一朝而奮將久而遷若非堅誠以當前何以淑
身於去後以故書茲揭牖用代嚴師坐起常覩庶幾
身無妄動朝昏時誦庶可口無妄言嗚呼千載篤生
學公匪易若欲遽臻乎賢哲其將能乎一言旣出反
汗實難雖欲自處於不才不可得也爰公同志共勵
克終時康熙戊申孟秋之十九日也

二曲先生盩厔人諱顒其人則矩方規圓因物而付
其學則天通地徹隨扣而鳴窮則可以善身達則可
以淑世斯文之寄其在斯乎不肖年久耳香名每以

修阻不得從遊爲恨幸因含章社丈於今歲五月間
安東迎至道遂以東豈含章閔近世學之不講又憐
人之不能甚涉長途就有道欲以先生公之吾儕使
府左之人共沾化雨乎甚盛舉也可以鼓舞人心矣
故一時有志之士多就之若僕不自揣亦徒步拜訪
適先生素習與談性命之學者湍城王省齋兄又迎
之去意者省齋復閔其鄉之若而癡如年者並以近
涉五六十里爲苦故欲使其薪傳見先生同登覺路
亦如含章之公先生於府左意乎於戲省齋含章俱

可以爲難矣是時余以未見先生惄如調饑無何先
生自滬返年復訪諸党孝子兩一兒之齋亦先生之
故人也坐談竟日至是始了夙心仍復俟之王思若
會丈國中以思若前有字來邀不肯於國中相會蓋
先生與思若彼此以品德相欽重爲數百里神交寸
書相往復者有年余之知先生也實以思若故雖見
諸兩一於此復趣其命且不負思若成就不才之雅
意也凡三謁矣自此之後幾於自廢遂幡然思更舊
轍至六月終先生又以拜恭簡公墓葬晤余妹丈李

河濱復有朝邑之行道經吾州縉紳諸公餞於迎陽序
友之前未識先生者咸於茲以瞻耆舊光張褒陵李
文伯尤稱莫逆最篤及旋前茲之相從者族尊立若
族弟仲任復藉先生遊蓮池之便邀至虎鄉鄉之士
詣先生者十之八九裹宗則少長不遺一人共擬授
館爲十日之留時先生適感風邪欲歸調藥病稍稍
即返舍章之命矣余卒以不知先生之風儀安起未
及一送爲悵也去後前詩書牖

門人馬逢年拜書　時年七十三